书摘

“被发明的传统”背后,是价值观

什么是传统?传统都是古老的吗?为什么说有一些传统是被发明的?现代人为何要发明传统?所谓传统的仪式和符号,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是“用新瓶装旧酒”,还是“用旧瓶装新酒”?

英国史学巨擘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代表作《传统的发明》中文本全新修订版,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探究传统发明背后的真相,洞悉历史与当下的复杂互动,揭开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传统”的面纱。

苏格兰男子穿克兰格子呢短褶裙的传统,亦是一种“发明”。 书中插图

《传统的发明》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特伦斯·兰杰 编
顾杭 庞冠群 译
译林出版社

编者的话

有些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展现出的盛大华丽,使人以为它是具有悠远历史的最为古老的君主制。然而,现代英国君主制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里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1932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就其自身而言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1789年。然而,就与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存在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确立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结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习俗”的差异在此显现无遗。“习俗”是法官做什么,“传统”(这里指的是被发明的传统)则是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关联的假发、长袍和其他礼仪用品与仪式化行为。“习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通常与其紧密关联的“传统”。

第二点必要的区分是区别我们所谓的“传统”与惯例或常规,尽管偶有例外,但惯例或常规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是象征功能。很明显,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这样的惯例和常规,它们将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将这一实践活动传授给新的实践者。这既涉及长期以来已为人熟知的实践活动,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动(如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为频繁地发明、建立或发展有关此种惯例或常规的新网络。当变为习惯、自动程序甚至下意识反应时,它们运行得最好,为此它们需要恒定性,而这可能妨碍获得另一种必要的实践,即处理不可预测或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这是常规化或官僚机构化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弱点,特别是在低级层面,在那里,恒定不变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译者的话

貌似悠久,实乃晚近

庞冠群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短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短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年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王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阶级意识以及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上海福荣居家式
养老服务中心
幸福晚年 快乐养生基地
拎包入住 一站式养老
专业团队 24小时服务

临近地铁9号线洞泾站,班车接送,福荣居家式养老服务中心1居室(40-65平方米)配套独立卫生间,厨房、家电、家具齐全,可拎包入住。2020年入住本社区一次性缴纳年费,本养老中心每年给予入住者生活费补贴8000-14000元并享受15项免费服务。 广告

上海福荣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21-67862526 67862523
地址:松江区洞泾镇洞业路228号
(临近地铁9号线洞泾站,班车接送)
详情面询服务中心或者来电咨询
养老院官网http://www.fuyly.com
扫一扫、了解更多

此生只为守敦煌

常书鸿传

叶文玲 著

门为什么是锁住的?

陈芝秀骑坐在高高的梯凳上,揉着仰得发酸的脖子,闭起了看得发花的眼睛。

“夫人,快歇歇,请下来喝口汤吧!”那个熟悉的令她快乐的家乡口音,又鬼使神差地响在耳边了。她睁眼一看,赵忠清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汤碗,笑嘻嘻地立在她面前。

“赵忠清,你真是,”她用掩饰不住的兴奋语调说,“我真有点渴呢,哈,你就来了。”

陈芝秀立即从梯凳上移步下来,下到最后一级时,赵忠清连忙放下汤碗,伸手搀扶着她。她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自在地坐在了最下面的那级梯凳上。

赵忠清依然笑嘻嘻地立在她面前。立在面前的这个人的恭顺和及时的体贴,像盼望中的春雨,使她心头温暖而熨帖。她接过了碗,笑着问:“你从哪里弄来的枣?嗯,他们都有吗?”

“有,都有。敦煌嘛,别的没有,弄点红枣给夫人你滋补滋补还是办得到的。”他回答得仍是恭顺而温和。

“夫人,你太辛苦了!女人家是不好这么辛苦的……”赵忠清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细声细语地说,口气里有说不出的爱怜。

“不辛苦做不到啊,谁教我们选择了这项事业呢!”陈芝秀叹了口气。她吹了吹热腾腾的枣汤,喝下一大口,又用小匙子撮着吃了几颗枣,热腾腾的甜意从嘴里一直甜到心底。

从榆林窟回来,拿着《莫高窟洞窟内容编写表》和《榆林窟调查计划书》,常书鸿又一次走进了敦煌县府的大门。他深知要说服那些愚顽不化的官僚是多么艰难,但是,再难也总得有人去做啊!

“爸爸!爸爸!”脏得像个泥猴的嘉陵远远地张着两只小手,朝他扑了过来。

常书鸿爱怜地抱起儿子,哎呀,儿子的小手简直就像冰萝卜!芝秀也真是的,虽说已经开春,可乍暖还寒,这种天气不给孩子多穿一点,万一又冻病不是很糟?

他抱起儿子就朝家里走。“走,嘉陵,回家让妈妈好好给你洗洗脸……”

“不,爸爸,我不回家,现在不能回家!”小嘉陵突然溜出他的怀抱,跳到地上。一个劲地晃着脑袋说。嘉陵虽已三岁,但一直瘦骨伶仃的,见了他也总有点畏缩。

“怎么啦?嘉陵,为什么不回家?”

嘉陵歪着脑袋看看他,说:“妈妈说的,妈妈说叔叔来了不许打扰,让我自己在外头玩儿,等叔叔走了她会来接我回家……”

“叔叔?哪个叔叔?”

“赵叔叔,就是那个妈妈的老乡赵叔叔!”嘉陵两眼乌溜溜地说。

“嘉陵,赵叔叔常来我们家?”

小嘉陵点点头,没说话。

常书鸿心里一沉,嗓子眼里像爬进什么小虫子似的非常不舒服起来。

“赵叔叔来了就给我糖吃,可好吃的糖啦!”

常书鸿耳朵里嗡的一声,他已经听不进儿子在说什么了。

他抱着嘉陵径直往家走,因为腋下夹着一大卷材料,两只胳膊很不得劲,走了没几步就手酸得不行。勉强熬到中寺的家门口时,他试图用脚去踢开大门,嘉陵却说:“爸爸,开不了,妈妈锁住的!叫妈妈来开吧!”

门为什么是锁住的?他推了推门,门果然是锁着的。

霎时间,他只觉一股血往头脑里冲,冲得脑子木木的。

他咬了咬牙,看看四周,四周并无一人。他咬着嘴唇,用拳头重重地敲了两下,然后将嘴凑向门缝,用只有里边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喊道:“芝秀,来开门!我回来了!”

里边总算有了响动,拖拖拖拖,有人来开门了。果然是赵忠清!

“啊啊,所长,您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夫人病了,我,我也是刚刚知道……哎,我一看,你们院,院子里的这两畦菜地,都需要人侍弄了,我对夫人说,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我明天就派老窦来帮你们整治整治。我这人也是粗心得很,所长,你,你和夫人,你们要是不对我说,我就什么也想不到……”

常书鸿咬着牙,铁青着脸,几乎不看赵忠清说话的表情,更不屑细辨对方那稍显紧张而语无伦次的语调,他夹着那卷材料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讪讪地愣在他身后的赵忠清说:“赵忠清,待会,你到办公室去!”

他径直进了屋,陈芝秀果然在炕上蒙头大睡。被头完全遮住了脸面,只见枕边散着一头乱发。

“芝秀,你怎么啦?”他问。

陈芝秀并不回答,只是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立刻将被头裹得紧紧的。

“芝秀,你病了?!”他试图轻轻掀开她的被头,但闭着眼的陈芝秀,将被头裹得更紧,翻身朝里,呻吟般地说:“别,别打扰我,我不舒服,你让我安静一会……”

他愣着,放下材料,退了出来。

常书鸿的面前立着一脸尴尬的赵忠清。

常书鸿心里盘旋着怒火,但他无法发作。虽然确凿证明,面前这个人是不诚实的,但他不能把他隐隐约约的猜疑发作出来,因为,这中间有芝秀。而且,就凭刚才那一幕,他不能也不应该作最坏的猜测和判定。那对芝秀,对他自己,都将是一种损害。这损害对他们将是致命的。

他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赵主任,你这两天都忙些什么?”

“哎,忙,忙……所长,你,你是说,哎,你是问我在做什么,对不对?大家都忙,我当然也闲不着。所长,你,你当然明白我们这里有多少闲杂事,所以我有时就到前边去,有时就帮帮其他人,反正谁叫我,我就去帮谁,东大殿的老窦他们……”

“赵忠清,有一点我想你是很清楚的,我们这里可以收留真心愿意在莫高窟工作的人,也容许那些因为条件所限暂时工作不到位的人。是的,我们容忍这容忍那,就是容忍不了耍奸取滑和撒谎的,你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我们这里条件是困难,但如果你觉着在我们这里工作不合适,那你可以请便!”

“喔?!所长,这么说,你、你是要辞退我?”

“是的,你这么理解没有错。”(二十七)

连 载